

这不是旅行

BEYOND TRAVELING

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这不是旅行 / 祁天, 李渊君著.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495-0927-0

I. ①这… II. ①祁… ②李… III. ①美国—概况
IV. ①K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687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本: 1440mm × 1000mm

印张: 16.5 字数: 178千字 图片: 289张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这不是旅行

BEYOND TRAVELING

一对80后的美国长征路

谨以此书献给自始至终支持我们的父母及沿途
给予我们帮助的：黎江江、张征、穆瞳、赵倩、陶
萄、韩梦来、王健、章皓等朋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目录 CONTENT

俄克拉何马城 这片战场没硝烟

107 15

103 匹兹堡 世上最奢华的别墅

德国村 社区的力量

097 13

093 代顿 一切从好奇开始

圣路易斯 西进！西进！

085 11

079 爱荷华城 诗意的栖居

黑山脚下 寻找印第安

071 9

066 小巨角古战场 苏族传说

大瀑布城 寻枪

059 7

051 黄石 看上去很美

罗切斯特 如此治病

044 5

037 芝加哥 曾经的犯罪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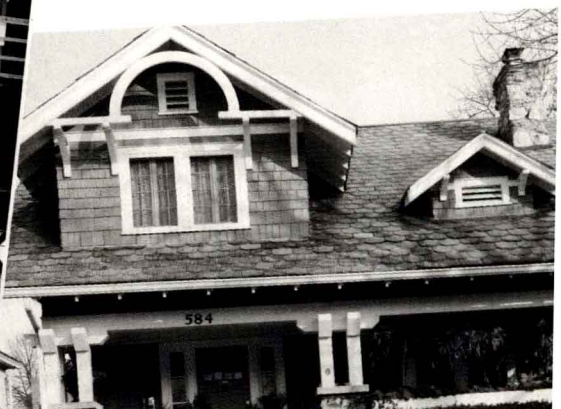
大急流城 天上掉下来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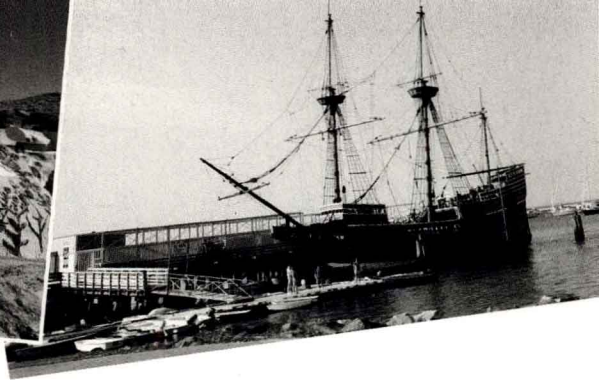
031 3

024 底特律 最危险的街道和最美丽的星空

费城 偶遇黑人Woo

014 1





纽约市 法拉盛的血迹

236

30 248 鳕鱼角 五月花号归来

普雷斯 业余总统

217

28 226 里士满 鲍勃的收藏

萨克拉门托 走进加州议会

196

26 203 萨姆堡 天堂门外

加州海岸 赫斯古堡

179

24 186 旧金山硅谷 让自由之风劲吹

洛杉矶 从日落到星光

159

22 170 板城 愚公画山

圣迭戈 为海豹修改宪法？

142

20 150 加州大学 圣迭戈留学生琐事

大峡谷 疯狂的小屋

124

18 133 拉斯维加斯 赌城婚礼

16 117 石化森林国家公园 触手可及的国家宝藏



序 我还年轻，渴望上路

走遍美国，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出发时，将钥匙留给朋友，把自己锁在门外的一幕。面对一扇回不去的门，我们有些后怕，好在及时想起了凯鲁·亚克的话——

“我还年轻，渴望上路。”

转身，上车，我们开始了一年的旅行。

其实，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

虔诚的旅者常偏爱步行，我们选择开车；自驾旅行的也有，但一定要有地图和指南针，我们却依赖GPS；旅行家爱穿粗布迷彩、裹头巾、戴防水手表，我们则穿衬衫、扎围巾，看时间要掏手机。记得出发前，曾有朋友预言说：

“一年后，你俩肯定大变样。”

他大概是指，旅行能使我们彪悍许多，到时我们会留长发，穿马靴，兴许还围着兽皮。然而一年过去了，我们依然面皮白净。我还穿着皮鞋，渊君还带着她的玩具熊。

对旅行这件事，我们并不专业。所以，有人推荐我们给《旅行家》投稿，我们知难而退了。相反，有许多经验丰富的驴友跑来取经，听完我们的故事大都很失望，并不忘问一句：

“你俩竟敢开一辆二轮驱的RAV4环游美国？！”

每逢此时，我们总羞愧无言。说实话，我们还是在旅行结束卖车的时候，才知道它是两轮驱动的。



至于这是什么，我也不敢肯定，只知道在旅行之前，一场变故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那是2009年5月，我们刚从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

毕业典礼那天，我们无心留影拍照，早早退了学士服，从系里的收发室，取走了网购来的佳能相机。回家，拆封，说明书、保修卡散乱一地，无意中与尚未投出的求职简历混在一起……

适逢美国经济危机，公司大幅裁员，首当其冲的正是毕业新生。有中国同学见形势每况愈下，便订了回国机票。我们心有不甘，求职又无下落，于是安排了一次毕业旅行，并用几年的积蓄，买了套摄影器材和一辆二手车。白天练车，晚上学摄影，日子过得清淡而紧凑。

父母得知我们的计划，打来电话叮嘱：“旅行是次要的，工作才是第一。”我们连忙解释：“在美国生活，车和相机是不可少的。至于旅行，能走多远走多远，多走走才有机会嘛。”

安慰了父母，自己却迷惑了：我们为何来美国？为了工作么？又为何工作？为了挣美元么？为何挣美元？为了换更多的人民币么？……照此推理下去，即便走得再远，飞得再高，生命的重心，还要落回到那个曾试图挣脱的窘迫的原点。每逢此时，再看那相机，想那旅行，顿时索然无味，只觉那是将人系回原点的一条花哨的锁链。

就这样，我们在等待旅行与等待工作的矛盾中徘徊，谁承想到，竟先等来了一场车祸。

2009年5月25日，我们在费城西郊练车。一个莽撞的黑人司机，在绿灯将熄之际突然左转，撞上了直行的我们。我们的车失去控制，又撞在路边的电线杆上。爆炸般的冲击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左臂，竟像面条一般折断了。

所幸渊君仅受轻伤。她挣扎着逃出汽车，欲四处呼救，却因巨大的惊吓而蜷缩在路边，那样子好像一棵等待破土的春芽，却先遭到夏日的毒晒。我躺在车里，痛苦地等待着救援，



渊君的身影在眼中渐渐模糊，无奈地，我闭上了双眼。

路人、警察、救护车纷纷赶来。我被送到医院，医生问我的第一句话竟是：“你用左手还是右手写字？”

事后，律师和我开玩笑地说：“如果说用左手，你可能还会得到更多赔偿。”

此次车祸，对方被判全责。因此我得到一笔可观的赔偿金，而代价是要在左臂植入一根长约10cm的钢板，用钉子固定在骨头上，终身携带。

于是医生又跟我打趣道：“猜猜你以后去机场安检的时候，警报会不会响？”

对这种玩笑，开始我很生气，但在医院住久了，发现这不全是嘲弄。

手术前后，不许进食，我的身体虚弱到极点，下床也要搀扶。看着一个27岁却衰老如72岁的年轻人，医生护士没有过多同情，相反，他们只是强调：

“康复会很快的，毕竟你还年轻……”深夜里，我想起这一幕幕，也不禁笑起来：只有当一个人变得最脆弱的时候，才最能感受到，他还年轻！

医生说的没错，我恢复得很快，手术后仅三天，就出院了。渊君接我回家，家中一片狼藉。这回在说明书、保修卡、简历之外，又平添了药单、发票、病历。我们来不及收拾，干脆踩在脚下。脚下逼仄了，心里却宽敞了许多。

一日听歌养病，老狼的声音响起，等他唱完第一句，渊君和我极为默契地互相看去，老狼这样唱：

“有多远就走多远……”

这7个字本不足为奇，但当我们体验过“能走多远走多远”的尴尬，又遭遇车祸，连“能走多远”也成疑问之际，才会理解那动人之处。昔日，我们远渡重洋，来到离故乡已无限遥远的地方，现在，为何就不敢走得再远一点，再远一点呢？那一刻，我们前所未有地渴望上路，我们想拎起相机，开动汽车，揣着那笔对受创的青春的赔偿，去实践老狼所唱的，有多远就走多远吧。

此后，我们曾被无数次问及：是什么使你们放弃工作而去旅行？比起旅行本身，它的由头似乎更受关注。大概，人们惯于把旅行看作生活的中断、命运的转折，总想听到隐藏在背后的“凤凰涅槃”式的故事罢。

2009年8月25日，车祸发生整整3个月后，我坐在费城医院的复诊室里，等医生对我

的康复状况做出最后评估。

医生举起X光片，指着那条10cm长的钢板对我说：

“你不用再复诊了，现在你的左手比右手还结实……”

我们都笑了，接着他又问：“现在你最想做什么？”

“离开费城。”我说。

走出医院，我和渊君去沃尔玛买了几个塑料抽屉和一个车顶箱。我们拆掉车后座，放下抽屉，塞满衣物及摄影器材，又安上车顶箱，装些不常用的书籍、药品和工具。车内顿时拥挤不堪，从外看去，又显得头重脚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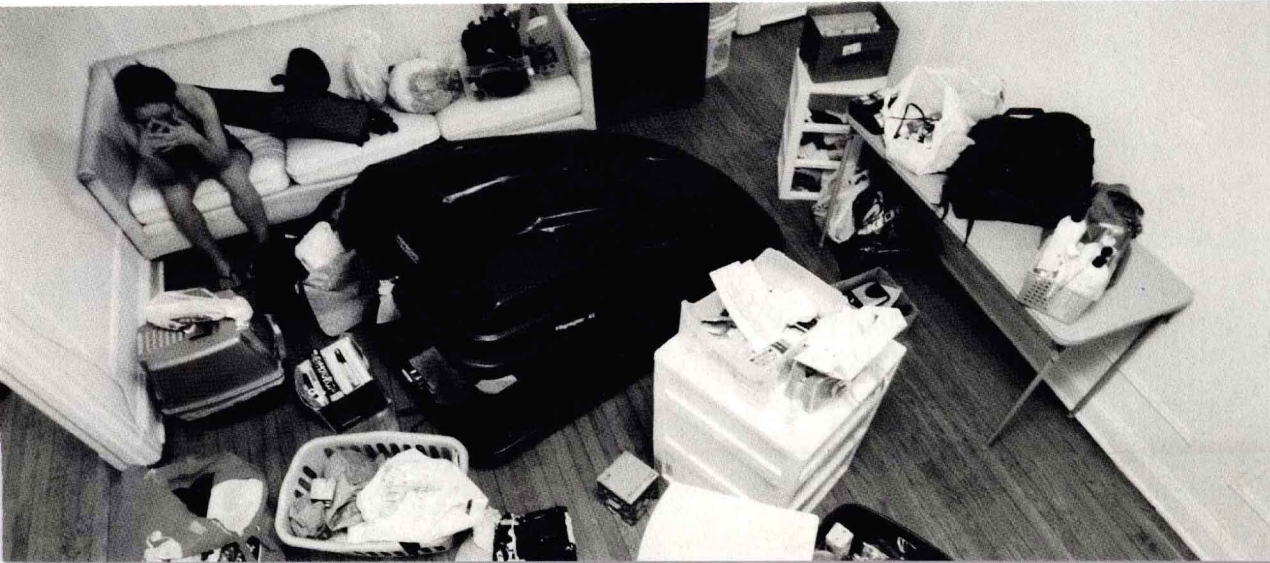
次日，我们用冰箱里的余粮，做了最后一顿大餐。晚上，朋友如约而至，我们将房门钥匙交给他，又嘱咐了转租事宜。末了，指着床下五大箱行李说：“拜托了，带不走的东西先存在这里，一年后来取。”

第三天，8月27日，按计划出发。清晨里，随着一记响亮的撞门声，我们把自己锁在门外。突然，我竟有些无所适从，下意识地扒着门上的猫眼往里看——然而我有多么愚蠢啊，那里只有一片灰暗。

“走吧，昨天我看到一段话。”渊君拿出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翻开念道，“我还年轻，渴望上路……”

《在路上》是我们随行携带的不多的书籍之一，作者凯鲁亚克是垮掉派的代表人物，

■ 当旅途归来，在费城临时落脚的公寓，卸下满车包袱，我们不敢相信，小小的车内竟能装下如此多的东西





他曾用几年时间，一路旅行、访友、打工，前后横穿美国数次，并在旅行结束之后，一口气完成了震动时代的自传体小说——《在路上》。

凯鲁亚克的书能给人以鼓舞，同时，也为人带来疑问：我们只有一年的时间（美国政府只允许留学生在不就业的状态下逗留一年，逾期必须离境）；我们只有一笔赔偿金；我们没有打工所需的合法身份。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旅行从何开始？到哪结束？我们也要写作吗？在逡巡一年之后，我们又能写下些什么呢？

回头看来，如果把至今写下的20万字比作一脉长流，如果把我们的旅行比作顺流而下的轻舟，那么最初几天的日记，就像起航时的号角，那是宣誓，是激励，以致当我们疲惫、困惑甚至厌倦旅行的时候，总要翻来重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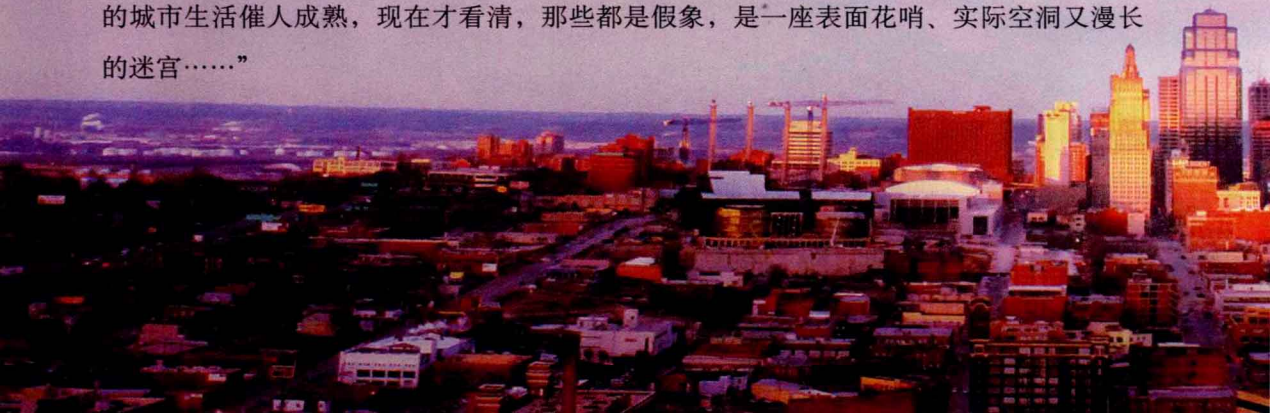
比如，我们曾这样写道：

“8月30日：

即便哪都不去，在路上开车也有收获。昨天在路边发现一只死鹿，下车观察半个小时，今天又遇见一只被撞倒的浣熊，耽误了好一阵子……两个小时的路，经常要走一个下午。

9月5日：

真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快三十岁了，在我们眼里，这个世界还是新的！曾以为，喧嚣的城市生活催人成熟，现在才看清，那些都是假象，是一座表面花哨、实际空洞又漫长的迷宫……”





在最初一个月里，我们的眼睛不够看，耳朵不够听，思维跟不上行走的速度。我们没留下一篇成型的文字，只零敲碎打地做些笔记，但正是这些笔记，构成此后引发千言万语的精神依靠……

9月底，我们把刚完成的稿子投给国内一家旅行杂志。几天后收到答复：

“文章主题不适合在我社刊用。”

短短一行字，让我们在旅馆里苦坐了一天。我们搞不懂问题出在哪里，便把文章发在网上征求意见。最后，一位同在美国的朋友打来电话：

“主题很好啊，我正考虑要去那里工作呢，看了才知道是这个样子……”

原来，他关心的也不是城市本身，而是透过它，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们沉静下来并开始思考：“在路上”式的旅行，真的能被模仿吗？

不，当然不能。因为我们虽然“也在路上”，但这是两个中国人走在美国的路上。

我们深知，想实现个人体验之外的社会价值，就只有一种可能：在两种悬殊迥异的文化地缘之间，找到彼此会意之处。

然而，这又是多么宏大的课题啊！如果要从世界上挑出关系最复杂、角色最对等、来往最细密的两个国家，便莫过于中美了。而我们的旅行，正是要从那千丝万缕的纠葛中抓出一脉长线，将沿途收获的美国文明的片鳞碎甲，穿织成装衬国人的一件新衣。





从此，我们的旅行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旅行，而近乎取经问道式的求索了。

随着旅行深入，越来越多的朋友打来电话，让我们推荐哪里好玩，哪里又适合度假？

对此，我们常常哑口无言。说实话，我们不知道哪里好玩，而只知道哪里有动人的故事。

我们曾深入荒凉的南达科他州去探访一个勇武的印第安部落，曾跑到盐湖城的郊野中寻找一块摩门教徒留下的岩石，曾蹲在西部小镇上一个牛仔的墓碑前歔嘘不已；我们曾跟着七旬老翁画山，曾循着百年坑道入地，曾困在雪地中险些丧命；有时候我们志在必得，驱车上千公里却一无所获；有时候毫无准备，峰回路转间竟巧搭奇缘。相反，我们在优胜美地只待了一天，至今也未瞻仰过自由女神；我们放弃了度假胜地佛罗里达，对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也兴趣不大。随着一次次逆着人流而默默退下，随着发出一声声杳无回应的戚戚长嗟，我们变了，变得拥有一双叛逆的眼睛，一双刁钻的腿脚，一颗冷冷的、远远的、为了寻找一个真实却隐蔽的美国而宁与俱碎的痴心。

好在，我们并不孤独。新写的文章在辗转投寄后被《读者·原创版》杂志看中，此后，又被安排进一个专栏。我们走一路，写一路，每当想起自己的文章能被更多人看到，便有了坚持的动力，直到我们把旅行视为生命，把写作当成职业。

一次，我们路过一位朋友家，在那里休整了两周。其间，朋友在看国内热播的连续剧《蜗居》，我便凑上去。那天，正赶上苏淳的戏，我指着问：

“他做什么工作？”

“跟你一样。”朋友说。

“作家？”我问。

朋友狠狠地拍了下我的脑袋，提醒说：

“你连自己干什么都忘啦？——建筑师！”

从那以后，我们很怕再同朋友谈论彼此的近况。旅行一年，我们虽然找到了自己的价

值，却把身份丢了。尴尬的是，大多时候你只要亮出身份，人们便不再关心背后的价值。

我们在旅行结束前向国内多家出版社投稿，渴望将路上的零碎篇什包装成书。我们不敢奢望太多，只求把此书当作自我定义的新名片，让任何接过它的人，都能掂出分量。

然而出版社的回应却颇为统一，集中起来，大概有两类：

“我社刚出版一本美国游记，销量不好，所以不再考虑此类主题。”

“建议添加小贴士、导游图之类的信息，将本书定位成走遍美国的旅游攻略。”

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很失望。就像去印名片，说好了写明业务经理，到手一看却成了财务总监。有知情的朋友打来电话，安慰说：

“别急，现在游记不好卖。”

“可这不是游记，是……是文化散文。”我们一时想不清，便硬扯了个名堂。

“散文？散文更不好卖。”

“那什么好卖？”

“教辅、养生、郭敬明……”

看来，我们无可参照又无处投靠，在茫茫人海中找寻自己的社会坐标，要远比在茫茫天地间寻找地理坐标更为艰难。这次，我们累了，病了，一头扎进沿途的小客栈里，那里经常住满因拖欠房租而被逐出家门的失业者，他们也开一辆破车，也拖着全部的家当，在各州之间苦苦行走。他们视我们为一类，而我们视他们为异类，因为我们依然坚信自己年轻的生命中还有营养。我们，就像一粒不能被社会消化的坚硬的果核。

推开房门，凝望着远处的高速公路，终于又想起出发时的誓言：“我还年轻，渴望上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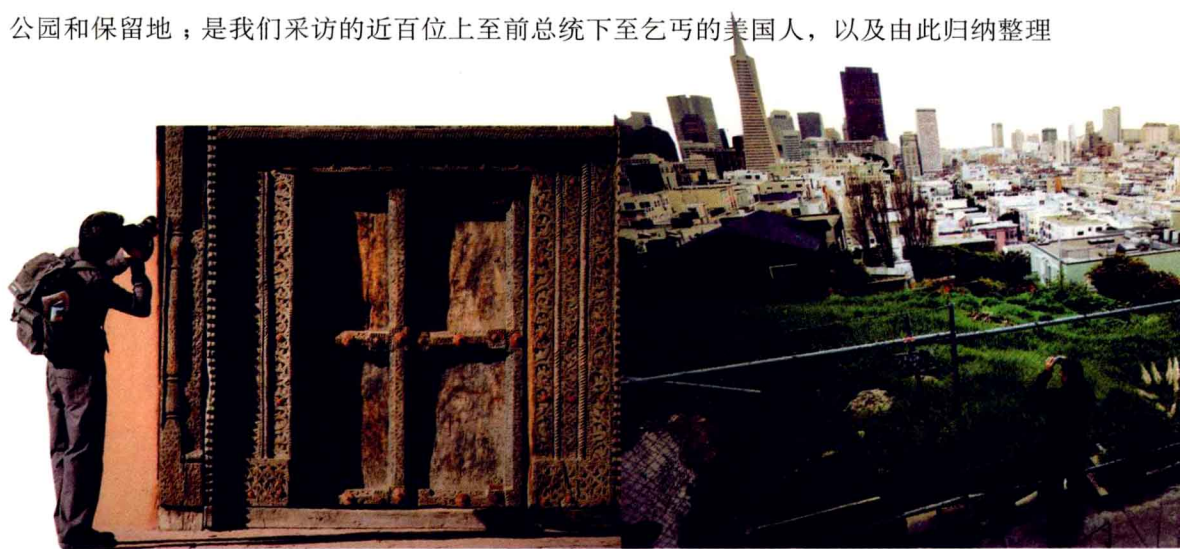
然而到底什么是年轻？出发前，我们以为筋骨自愈是年轻，以为敢冲出家门是年轻，以为横遭变故而不怕从头再来是年轻，但那是年轻的全部吗？挫折以及灾难固然可以考验年轻的身心，但真的年轻，不是通过困境的考验，而是在困境过后的真空中，依然鼓起自我实现的动力。这就像把人逼疯的，常常不是刺耳的噪声，而是绝对的寂寞；把人击垮的，不是唾面受辱，而是无声的羞臊，而真的年轻正是要忍受并征服这一切——正是要在筋骨痊愈之外，灵魂更加坚实；在冲出家门之后，犹敢走上漆黑夜路；在横遭变故而重新开始之际，忍将自己拗回原来的形状，以期待一次更大的创击！大概，唯有实现这样的年轻，才能真正走完“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漫漫长路。

我们打开电脑，回绝了所有请求改编我们作品的出版社，并在天涯上注册了账号，准备以连载的方式，将全部文字无偿公开。

正在这时，一个好消息传来。国内一家知名出版社对我们很感兴趣。这个出版社的名字听来很遥远——广西师大，后来才知道，它有个很好的编辑部就在北京，一个我们即将要回到的地方。

然而在回北京之前，我们先于8月初回到了费城。那感觉，甚至比回国更让人兴奋。

在旅行之前，费城装载着我们对美国的全部理解，而此时它已缩小为一个句号。在这之前，是我们走过的6.4万公里路，造访或穿越的48个州、上百个城市以及十余个国家公园和保留地；是我们采访的近百位上至前总统下至乞丐的美国人，以及由此归纳整理



出的几十个独立成篇又各具侧重的专题故事。当然，我们也一直没有放下相机，在烧坏了两块电池和三根数据线之后，数百G的硬盘已塞得满满当当。

置身费城，我们找回了熟悉的一切，不停地念着：回家了，回家了！但此时所指的“家”，早已被人转租又转租，我们同它的联系，不过五箱已在床下躺满一年的行李。

当年托付的朋友已远赴外省工作了，如今开门的是个新面孔。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取出行李，还说在接手房子的时候，听人谈起过行李的主人，便不免浮想联翩，还因此受了不少“刺激”。我们一头雾水，她连忙解释说：

“因为太嫉妒了，你们的旅行好浪漫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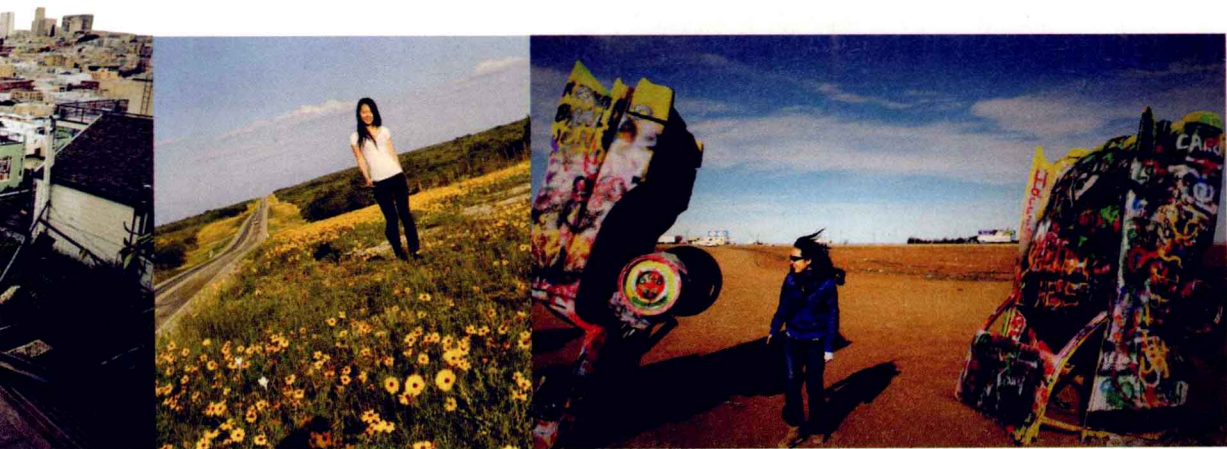
浪漫？我们不知如何说起，只好生硬地点点头，拖着笨重的行李仓皇离去。只希望

有一天，这位嫉妒的姑娘能拿到一本书，名字叫《这不是旅行》。

然而这个愚蠢的假想注定不会实现。我们要被包装、被归类、被推向市场，成为抢夺读者的千百名作家中的一名，但我们依然要劝告每位翻到此处的读者：如果你只在寻找一种假想中的浪漫，那么赶快合上它吧，这本书不适合你。

相反，任何渴望重新定义自我，渴望感知新鲜生命，渴望在社会的黄线外慷慨独行的人，哪怕你渺小，哪怕你迷茫，哪怕你无知到要问美国怎么走，这本书依然属于你，因为这里有两个和你一样，愿意从零开始，闯入并占领一片未知领地的放浪青年。

我们书写的美国已不仅仅是美国，因为我们与它之间，已超出了旅者与旅途的对应。这种超越，正像《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中所唱的，令人如痴如醉，如梦如幻：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是的，此时你手中的书，正是我们抛舍了太多太多，才换来的“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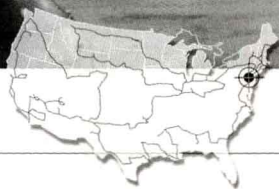
也许它仍不够精彩，但没关系，毕竟，我们还很年轻。



PART 1

费城

偶遇黑人Woo



2009年6月29日写于费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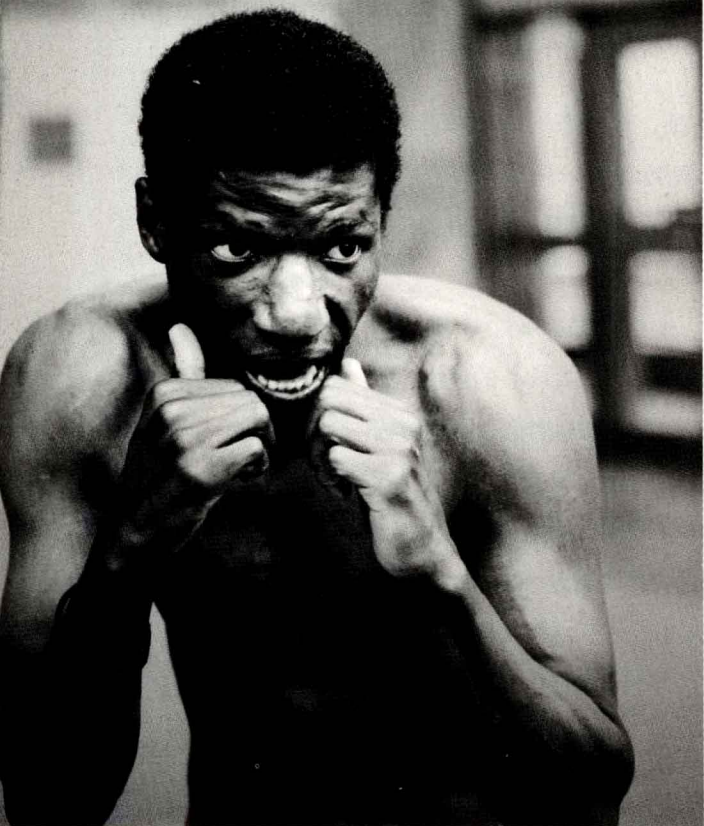
黄昏回家，踏进中国城的地铁入口时，抬头发现天色很美。市政厅塔尖的威廉·宾夕法尼亚*站在满天云霞里，俯瞰着这个由他建起来的都市。我们拉开三脚架、正待举起相机，脚下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他问得很快，声音干涩刺耳，像没了消声器的排气管，只见一个打着赤膊的黑人盘腿坐在墙边。

“你说什么？”我问他。

他皱了皱眉头像是有些不耐烦：“那个镜头能拆下来吗？”

“这是单反相机，镜头都能拆下来。”

* 威廉·宾夕法尼亚是美国独立之前英国册封的宾州领主，宾州以他的名字命名。



“那个是不是比你的好？”他又指指渊君身上的长焦镜头。

“未必，她的拍远，我的拍近。就好比我的机器拍你方便，她的机器拍威廉·宾夕法尼亚好使。”

“谁？”他一脸懵懂。

我指指远处的市政厅尖顶：“就是那个雕像！”

“那雕像不错！”他点点头。

我也点点头，暗想，威廉·宾夕法尼亚是建立宾州的人，费城市中心所有建筑都不许高过他的雕像，这家伙居然不认识。他身边散乱着一捆行李，对街坐着，路对过的灰狗车站仿佛暗示着：他是个在此中转、等待出发的旅者。

“你从哪儿来，在等车吗？”

他睁大眼睛：“我从小就生在这儿。我是个流浪者，无家可归”。

“无家可归？”在中国人脑海里，“无家可归”是一个能牵扯到很多故事的沉重话题，而在他嘴里却如嗑瓜子般响亮清脆，简单得天经地义。我们重新打量了一遍这个被错误估计的人：灰暗细碎的卷发趴着头皮，赤膊的上身肌肉匀称，骨骼继承了非裔血统的高大。他腰上松松地挎着条耐克运动裤，踩着白得扎眼的耐克板鞋，身后扔着个黑垃圾袋，一个耐克的单肩包，黑底白边，和他的鞋一样崭新。我们一下对他好奇起来，但又怕这种好奇冒犯了他，故作不经意地问：“你靠什么生活？”

“乞讨！乞讨！乞讨！”他换了3个不同的词，但翻译过来却是同一个意思。

“为什么不找个营生挣点钱？”我们问。

“乞讨我可以活得更自由。”他弹弹鞋上的灰尘，让它始终都白得扎眼。

“我能给你拍张相么？”